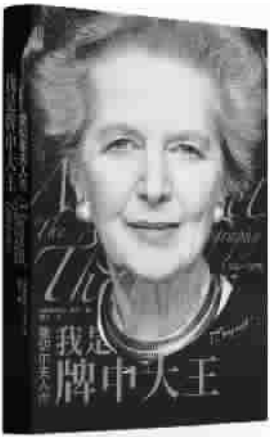


学生时代的撒切尔夫人⁽³⁾

◆【英】查尔斯·莫尔



她最终如愿以偿，但是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它的出现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并且穿上它我激动到发抖，不过我这里只是想说，当我提出要带走它时，突然意识到还没有问价格……毕竟这是一个卖廉价礼服的小门面而已，不是吗？接下来服务员的一句20英镑，让我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

旋即，玛格丽特屏住呼吸一通狂找，最终，如她所描述的，还是从众多羊毛装中找到了一件普通的小连衣裙，在上身有两个印有小飞侠的小口袋，裙摆上也配搭着另外两个，这件衣服的价格是3英镑16先令。即便是如此低价，对于玛格丽特而言依然很高，但是那位年长的服务员来了一番强势推销：“她看出来我有些吃惊，就一再强调这件衣服绝对物超所值，她说，重要的不是一件礼服花了多少钱，而是我自己确信自己试穿了物美价廉的礼服。”试图讨价还价的女孩被说服了，她兴致勃勃地回忆说：“长话短说，我最终买了那件套装，并且确信它是我购物经历中的最佳体验之一。下次，我将把它偷偷带回家给你欣赏，而不让妈妈看见

……我将在任何场合以套装示人，一个都不错。”

玛格丽特也对自己的体重比较在意，她的体重一度高达68.0公斤，对于一个1.65米高的20岁女孩来说，着实超标过多。玛格丽特可能会被牛津的上流圈子蔑视为矮胖臃肿、单调乏味且不值一提的人，但事实上，她本人在自己的大学生涯中几乎要面临的却是相反的问题。不管是从自己抑或对方的角度。她的声音是制造麻烦的因素之一，“当她说话时，显得并不自然。”贝蒂·斯派思记得，“她很甜美，就像一个布娃娃，但是你无法接近她。她并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不过是文法学院的女生。她乐于和那些能为她提供帮助者相处”。另外一名和玛格丽特同时代的人吉恩·索德斯特，同样注意到她的言谈和外貌：“她那经过演讲培训的声音显得故作。而她对于自己外在的过度关注和在意一度成为笑谈。她前往牛津找要价最贵的理发师，连续多日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搜罗伦敦西区的合身礼服。”

我们并不以玛格丽特为傲

玛格丽特释放出来过度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并没有使她成为让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类型。这里有玛丽·麦玲森忆及的一桩发生于牛津岁月末期的往事，当时是期末考试前的礼拜天，在场的还有沃尔顿大街上的同住室友玛丽·福斯。

玛格丽特活在自我里……玛丽·福斯和我已经度过了相对轻松

的一年，但是临近期末，玛丽陷入恐慌，因为她过去一年花费太多时间用于社交事宜，此刻突然意识到尚有太多事情亟待办理。那天，玛丽在楼下，玛格丽特和我在二楼，大家各自待在自己房间相安无事，直到传来一阵巨大的锤击声。

玛格丽特和我冲下楼去，发现玛丽平躺在地板上昏厥过去。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后再度回到楼上开始复习。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了四次之后，玛格丽特看着我，我们不能这样一整天折腾于楼上楼下，她意识到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症。而玛丽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她建议下次就由我去。她并非心硬，而是非常现实和实际，毕竟自己有大堆的工作要完成，并无太多时间去付出……

在牛津的四个女生学院中，萨默维尔是最严厉的。时下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不同学院的女生遇到一名年轻男士时的不同反应。来自玛格丽特夫人学堂的女士问：“他的父母是谁？”来自圣希尔德的女生问：“他玩儿什么游戏？”萨默维尔女生则问：“他读什么书？”圣休学院的女生会说：“他在哪里？”

当时学院的本科生中最期待的是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相关领域的工作。但是很少有人想到经商、赚钱或者赢取社会地位，希望从事与政治相关的工作的人同样寥寥。生命是严肃的，大学的女性受教育权必须体现出应有的价值。玛格丽特本人由衷地信赖信誉和公共服务，并且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对此加以践行，而这种方式为当时的许多萨默维尔人所不齿，即便所获得成功

或许会引发一些人的妒忌。前往萨默维尔就读的女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怨恨，尤其是当她成为国际知名人士时。她展示着许多人所认为的自鸣得意的完美。贝蒂·斯派思说：“我们并不以玛格丽特为傲。我们对她成为首相感到有些难堪，还包括她嫁给丹尼斯并获得对方的金钱，然后一气呵成生了一对双胞胎。”

在1993年玛格丽特入校50周年纪念会上，萨默维尔举办了一场晚宴，在学院所设新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套房中配备了饮料。看到前首相的半身像，其中一名同学走上前去，用一件夹克将之盖上，以此增强娱乐大众的效果。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许多萨默维尔老师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受该学院院长珍妮特·沃恩影响的老师。她是进步主义教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认为保守派是大脑有缺陷的一类人。“她算是脱颖而出，”珍妮特告诉许多传记作家，“萨默维尔历来主张激进的建院理念，并无太多保守派……她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成员……我们习惯于周末有大量的娱乐活动，但是她从未被邀请。如你所知，她毫无贡献。”宝莲·考恩记得，在1979年玛格丽特成为首相后不久，萨默维尔学院的贵宾桌位有聚餐。“我们所有人都穿着黑装”，教师们告诉她。事实是，她的大部分萨默维尔同学对其了解甚少，并且大家并未被自己所了解到的她身上的内容所吸引。

撒切尔夫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一直对萨默维尔充满赞誉，甚至

包括珍妮特·沃恩，撒切尔夫人称之为“一个卓越非凡的人”。尽管在就任首相后，牛津大学投票拒绝授予其荣誉学位曾深深伤害了自己，她却从未对自己的母校以牙还牙。贯其首相生涯始终，她保持着对那个地方的兴趣，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她没有一个来自萨默维尔岁月的密友。

一封写自1945年4月19日的信中，玛格丽特提到自己的返校时间比其他同学稍早。入校后，她前往用餐时沮丧地发现自己形影相吊：

偌大的饭厅冷冷清清，我独自一人孤独无依，唯有服务员在等着我。老师们在自己的私人包间里用餐，所以这种状态对她们并无影响。谢天谢地，我吃了一顿绝妙大餐。首先，是一些美味奶油汤；其次是滑嫩无比的瘦牛肉，配搭着烤土豆和花椰菜；还有为主食做辅料的白色酱汁；最后是一些顶部附着柠檬味道酥皮的柠檬果冻。

餐后，她找不到一个搬运工，只好自己拖着行李箱走到楼梯底部，但是发现它太重了，只好将行李倒出分装，然后“用胳膊托运我的物品”。

“后来我又开始归置房间的东西以腾出空间，”但是过了11点半，她筋疲力尽，倒头就睡。这封信并不是在写一个人痛恨自己的母校，当然亦非一个人在表达置身其中无限幸福的状态。

（摘自《撒切尔夫人传：我是牌中大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6月版）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湖州因此诞生了“四象八牛”等生丝方面的出口巨商。与黄佐卿相比，湖州巨商的资本或许大于前者，若论眼界与魄力，巨商们却是望尘莫及于前者。黄

佐卿在小日子过得分外流畅的时候就知道，仅仅做个进出口商人，这样的格局还是太小，要有大格局，要成大气象，非得做实业不可。

黄佐卿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其时中国虽然向欧洲出口了大量生丝，满足了欧洲上流阶级在这方面的奢华要求，但因中国生丝毕竟是土法缂制，粗细不匀且胶质坚硬，运往欧美往往还需再缂制方能被机器织成丝绸。19世纪70年代，法国里昂的丝商协会因此写信给上海有关方面，指出华丝即使同一批生丝但品质也会不一样，华丝的声誉就此开始跌落；美国丝商协会也在同一时期发出警告，“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因有利可图，且不是一般的蝇头小利，西方商人在上海纷纷开出丝厂，最引人注目的是，1861年，怡和洋行开出了怡和纺丝局，先有丝车100架，两年后扩充为200架，并从法国引进了技术工人，也即今天所说的高级蓝领。

怡和纺丝局的举动沉重地打击了湖州丝商，但众多丝商在目瞪口呆后只剩一个束手无策，唯有黄佐卿不但敏锐地感觉到东西方商人在生丝市场间的火拼将无可避免，还为之产生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番冲天豪情！

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部缂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缂丝厂，湖丝线尽管开办在先，然公和永却因使用机器而成为上海史中的第一。黄佐卿兴办机器缂丝厂一举，对江浙商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纷纷群起而效尤，但见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浙江南浔的顾燮斋，在上海将法商乾康丝厂断然盘进以作雄图；江苏无锡的祝大椿，则在上海开办了永泰丝厂，时至1901年，租界上海以33503亩地域而成“十里洋场”之雄景，上海的28家丝厂中，除五六家为西商主营，其余均为华商，而一人独占其中3家的黄佐卿，成为当仁不让的缂丝业领袖，在上海滩，在苏州河边。

14.从怀疑变成了好奇

施韦卡特说：“好吧，但我得告诉你……我不相信，检察官也不会相信，法官更不用说了。朱迪，我相信你，你是个优秀的律师，对人有很好的辨别能力，但这是一个骗局，你大概上当了。”

第二天下午3点，施韦卡特和朱迪一同前往富兰克林郡立监狱。他们计划在那儿停留半小时。他原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朱迪说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当 he 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不同个性的当事人后，他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好奇。他先是看到了充满恐惧的戴维，后来又眼见他变成了害羞的丹尼。他还记得第一次与丹尼见面的情景，当时丹尼被警察送到看守所接受审讯。

“他们强行进入公寓拘捕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丹尼说。“你为什么说那儿有炸弹？”“我没有说过！”“当时你告诉警察：‘别踢那个箱子，你会被炸翻的！’不是吗？”“这个嘛……汤姆经常说：‘别碰我的东西，否则你会被炸翻的。’是的，他经常这么说。”“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你得问他！他是电子专家，常用一些电线或其他东西吓唬我们。那是他的东西。”

施韦卡特摸摸胡子说：“他不但是逃脱专家，而且还是电子专家。那好，我们能不能和汤姆谈谈？”“我不知道，汤姆只和他愿意意见的人谈话。”“能让汤姆出来吗？”朱迪问。“那我办不到，得看情况。不过，我可以要求他出来和你谈谈。”“试试看吧！”施韦卡特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尽量吧！”

丹尼似乎隐退了，脸色变得很苍白，目光呆滞，嘴唇蠕动着，似乎在自言自语。整个房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施韦卡特的笑容也随之而去，屏住了呼吸。比利的目光飘来飘去，四下张望着，好似刚从睡梦中醒来。他将手放在右脸颊上，仿佛在找个依托，然后大方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面前的两位律师。

施韦卡特吐了一口气，兴奋起来。“你是汤姆？”他问道。“你是谁？”“我是你的律师。”“你不是我的律师。”“我就是那位帮助朱迪，好让你依附的身体不被关在监狱里的

人，不论你叫什么名字。”

“他妈的！难道我还需要别人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吗？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监狱能够关住我，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逃出去！”

施韦卡特注视着他：“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可以从束缚衣中逃脱的专家？你一定是汤姆。”他看起来很不耐烦：“是的……没错！”“丹尼告诉我们，警察发现的那个装着电器零件的纸箱是你的。”“他就是那个大嘴巴。”“你为什么要做制造假炸弹？”“他妈的！那不是假炸弹。就算那帮笨蛋警察找到了黑盒子，又关我什么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说，那个黑盒子能让电话公司的系统失灵。我不过是在汽车里做个试验，用红色胶带将那些东西固定住，那些愚蠢的警察还以为是为炸弹。”“可你告诉丹尼它可能会爆炸。”“上帝啊！我是在吓唬那些小孩，让他们别去碰我的东西。”

“汤姆，你的电子技术在哪儿学的？”朱迪问。他耸耸肩膀：“我自学的，从书里，从我开始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好奇那些东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有脱逃术？”朱迪问。“是阿瑟鼓励我学的。要是我被绑在谷仓里，必须有人能挣脱绳索呀！我学会了控制手部肌肉和骨头的方法，后来我又对各种锁和螺丝发生了兴趣。”

施韦卡特思索了一会儿。“那些枪也是你的？”汤姆摇摇头：“只有里根被允许玩枪。”“允许？什么意思？”朱迪问道。

“这个嘛……要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不想再告诉你们什么了；这是阿瑟的事，亚伦也可以，你让他们中的一个来回答好吗？我要走了。”

“等一下……”朱迪慢了一步。他两眼无神，而且改变了坐姿，手指搭在一起变成金字塔的形状。当他再次抬起下巴时，现出了她所认识的阿瑟的神情。朱迪将他介绍给施韦卡特。

“你得原谅汤姆，”阿瑟冷冷地说，“他是个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年轻人，要不是因为他在电器设备和开锁方面有特殊天赋，我早就把他开除了。不过，他的确很有才华。”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